文史資料選輯

第 十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 陈调甫（1）
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
……吴晋航　邓汉祥　何北衡（27）
刘湘、刘文辉争霸四川的几次战争…… 冷寅东（52）
关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见闻……杨济成（65）
四川防区制时期金融货币紊乱情况…… 吴晋航（77）
蒋方震小传…… 张宗祥（87）
袁祖铭"定黔"始末…… 谌志笃（99）
王怀庆二三事……李纶波（113）
民初修建清室崇陵和光绪"奉安"实况…… 杜如松（121）
南昌教案见闻……王迈常（133）
毅军沿革谈…… 黄曾元（136）
关于南苑航空学校的资料
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吴承禧（142）
南苑航空学校……杜裕源（143）
附注
对《袁祖铭"定黔"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十八辑二二二页
对《王怀庆二三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China

第十八辑二二三页

对《南昌教案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三十一辑二九六页

China

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

陈　調　甫

筹备时期的过程

純碱(碳酸鈉)是玻璃、造紙、紡織、染料、有机合成等許多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亦是饅头、油条等食品发酵的必需品，其重要性与硫酸并駕齐驅。一国工业的盛衰，可以酸碱的产量多少为其指数。我們昔年各方面所需的純碱，除一小部分的天然碱(称为口碱)通过张家口运往各地外，絕大部分都是依賴英厍卜內門公司輸入的所謂"洋碱"供应市場。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貨中断，碱价猛涨，苏州瑞記啃囥水厂厂长吳次伯認为有利可图，邀我同王季同(小徐)利用該厂的碳酸气，用氨法試制純碱，得到滿意的結果，时为一九一七年秋季。

試制成功后，吳次伯同我携带了样品，到南通訪問主张棉鉄救国的张謇(季直)，劝其提倡用苏北的盐設厂制碱。他未置可否，但同我們說："要举办大事业，必須痛下决心，預备吃苦。我办紗厂，有一次机器已到上海，因缺乏資金，擱浅在碼头上。我对着机器踱来踱去，一筹莫展，惶急万分，走投无路。"这几句話深刻地描繪了旧时代企业家的痛苦，后来我們确确实实屢次嘗到这种滋味。

南通之行沒有結果，吳次伯又想利用长芦的盐，到天津通过潘

China

子欣的介紹，訪問了范旭东。范亦是热心碱业的人，他在日本西京帝大化学系結业后，曾到比利时与苏尔維碱业公司作过联系，未能成功，回国后先在塘沽办了久大精盐厂，为将来制碱树立基地。他同吳晤談之后，即决定組織起来，創办碱厂。

吳次伯函促我与王小徐北来，我們于一九一七年冬季到津，时大水方退，墙上水痕犹新。到津屡次座談，参加者有李穆(宾四)、张弧(岱杉)、景学鈐(韜白)、潘志憘(子欣)等。大家認为我們用南方的盐做的碱虽然不錯，改用北方的盐，能否合用还有疑問，因此我們决定再做一次較大的实驗。由王小徐繪了草图，交万有鉄厂制成一套小机器，还造了一座三米多高的石灰窰供給碳酸气，在当时"日租界"的太和里范旭东家中建設起来。开工試制多次，大家認为滿意。

試驗完毕后，王小徐因是电学专家，对于机电事业有兴趣，无意投身化工事业，不久南归。我同范旭东到塘沽参观久大精盐厂(即久大老厂)，該厂規模不大，用敞鍋熬盐，一对小烟筒，高不过十米，如蜡烛然。我問范：为什么不做一大烟筒？他說：因急于出貨，且塘沽土壤載重力低，恐有問題。

久大的試驗室，仅两丈見方，只有章舒元一位技师。范同我在室中促膝談心，他劝我把制碱的技术責任負担起来，共同奋斗。我說："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負此重大責任，等于要孩子当家。"他說："誰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他又說："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骨碎身，我亦要硬干出来。"我大为感动，即相約共同为碱业奋斗。后来我們到厂外散步，看見一堆一堆的盐坨，外面席盖泥封，形如小山，数之不尽。他同我說："一个化学家，看見这样的丰富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从这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次談話中，我断定范旭东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事业家，决定追随他共同奋斗。

試制成功，大家同意办厂。但制碱主要原料是食盐，制碱一担，需用粗盐两担。盐价本賤，粗盐每担不过两角，而政府抽的盐税，則为制盐成本的几十倍。如盐税不免，則碱的成本将超过售价，无法經营，所以我們上文政府，請求准許制碱工业用盐免税。

当时我国是处在半殖民地的时代，盐税又作为借款的抵押品，而根据善后借款条約所設立之盐务稽核所，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我国自办碱厂，将直接影响英商卜内門公司的碱业垄断。他們于是千方百計利用英人掌握稽核盐税的特权，阻挠我們免税的成功，还造謠說什么"海水不能制碱"。幸而范旭东有了破除引岸(旧时代盐商銷盐有一定的区域，称为引岸)制造精盐的奋斗經驗，又得到各方面輿論的支持，免税一事，經过长时期的奋斗，最后总算达到目的，但反复磋商，为时很久，这个过程是相当迂迴曲折的。

匯丰銀行当时曾借我国財政竭蹶的机会，要挟財政总长陈錦涛将用盐制碱特权給予英商，作为借款的条件。陈拒絕不允，反催促范旭东出任艰巨，速办碱厂。帝国主义用尽千方百計阻挠我們的工业建設，手段之卑鄙毒辣，一至于此。

暗中摸索的設計

我因用盐免税批准問題耗費时日，决定趁此机会自己去美国进修，后經人介紹到紐約华昌貿易公司訪問李国欽，李亦贊成在国内自設碱厂，談話甚为投机。

当时各国制碱工业，完全为几个大公司托拉斯所垄断，国际間亦有联系，保密极严，重要机器設备均由各碱厂自制。因此創办碱

China

厂，与办一般的工厂不同，无从购置整套的机器，必须自己暗中摸索，自行設計。李国欽介紹了一个法国人杜瓦尔（Duval），据他自称有制碱經驗，遂同他訂約，委託他設計，我亦参加工作，并供給他一切資料。杜在华盛頓玻璃厂工作，只晚間有些时間可以同他談談，工作进展得很慢。我发現他对于制碱学識有限，大为着急，同李商議在暑假期間請几位留学生协助进行，以促其成。

李国欽介紹侯德榜在华昌公司晤談，一見如故。我請他来华盛頓共同設計制图，他慨然允諾。后来徐允鏞、刘树杞、吳承洛、李得庸等均来相助。

我們在杜瓦尔指导之下，共同鉆研，虽有一些心得，但全部图案，缺点尚多，經过一个暑假，尚未完成，而大家都要回校上学了。我心中万分着急，到紐約同李国欽商議，李亦非常懊丧。后来与范旭东函商，他复信說：无論如何，一定要把設計搞得完善，多花費些时間、金錢不要紧，塘沽的厂基已买好三百亩，只等你的設計了。

后来又訪到工程师孟德（W. D. Mount），他曾任馬叙逊碱业公司（Mathieson Alkali Works, Inc.）厂长，以顧問工程师名义登广告，愿代人設計碱厂。我同侯德榜、刘树杞約他在紐約化学师俱乐部晤談，訂約委託他設計碱厂。他索价美金二万元之巨，我們忍痛签字。

孟德从碱厂像了一套蓝图出来，成为他的資本，照猫繪虎，生搬硬套。他給我一份图紙，我时常同他商議，請他結合我国情形略为变通。他就說："修改的地方，你負責，我不負責。"我答复他："我負責好了。"因此，彼此关系搞得并不好。他很想来中国协助我們建厂，但要求巨大的代价，我沒有理他。

China

我曾請孟德介紹到他以前服务的碱厂去参观，他說："我离开之后，还不能再进去，你是外人，万万不会准你去参观的。"我又到过席勒叩斯苏尔維厂(Syracus Solvay Co, Inc.) 訪問老工程师梯拔尔 (John E. Teeple) 請其协助，亦不得要領，要求参观也不許，仅在厂外冒雪繞了一圈，由此可見碱厂保密之严。

建厂时技术方面的重重困难

范旭东为人俭朴，主张艰苦朴素，我們都本此精神办事，設計完成后，决定凡是可以在国内自制的机器設备一律自制，不能自制的才由国外采购。

在国外采购的第一架机器是一工作母机，即鉋光的直径二至三米、重一吨至二吨多的大鉄圈，两端凸緣(法兰，Flange)的机床。这种机床价值很貴，我在广告中見有一架簡单机床，是一出售的旧貨，同李国欽商議购进。他表示要慎重，恐买了不合用。我因价值低廉，不到正式新机床的二十分之一，仍决定买下来。至今这架机器还屹立在塘沽鉄工車間发揮作用。

在美所购机器，如鍋炉、汽机、发电机、压縮机、眞空唧筒等，均由范旭东直接汇款給华昌貿易公司李国欽，託他的公司代购。李热誠相助，省錢不少，华昌代我們买机器，只抽手續費百分之二，要算极低的服务費了。当时欧战方停，美汇价值低落，美金一元仅合国币九角至一元，这是一个千載难逢的机会，惜国人能利用此机会举办工厂的不多。

一九一九年我同徐尤鈞携带图紙回国，与范旭东商議，决定交王小徐在上海所办的大效鉄工厂按图制造。該厂开办不久，規模极小，設备簡陋。因范欽佩王的为人有学者风度，認为比商人办的

China

鉄厂可靠，决定交他負此重任。工作进行中，发生許多困难，例如有时鉄水温度不够，大圈鑄件砂眼特多，一部分必須回炉重鑄。机器不够，利用了我們的工作母机，采用"螞蚁啃骨头"的方法，費了两年多时間，才把所有机件鑄造完毕。

机器制好后，在运往塘沽途中屢次遭逢意外。一次由上海天通菴鉄工厂中运往碼头，大圈落入河中，費了大劲，才打捞起来。又一次因鑄件笨重，放在碼头，把碼头压坏，当时所謂"法国巡捕房"同我們大起交涉，要求賠償。机件到了塘沽，卸在太古碼头，因沒有鉄道，运入碱厂极費时間。

碱厂机件除笨重外，有一部分还需堆叠起来，垒成高塔，装装工人缺少經驗，又缺乏升高笨重設备，大部分依賴人力，慢慢按装，极为費时費力。

南北两楼的建成，也是經过許多困难波折的。在当时全国还未見过十层的高楼，建筑方面的技师和工人均沒有經驗，暗中摸索，极費苦心；塘沽土壤的負重力比天津更低，又加一层困难。高建筑的設計，由楊寬麟工程师負責，决定采用鋪开式的基础(Spread Foundation)。待基础打好后，有人怀疑下部不打桩恐有問題，于是又在基础周围，打了一批板桩，使基础下的土壤不致外流，以保安全。打混凝土大半用人工，質量不好，樑柱中心有空洞不緊密的地方，模子板做得不够細致，完工后建筑外观粗糙得很。現在逐年要修补，极費人力物料，大半由于当时施工不佳所致。高楼逐年下沉，現在的南北楼与初完工时比較，已下沉两三呎余。至今南北二楼还巍然屹立，依旧利用，总算幸事。

以上一系列事实，說明了在四十年前的旧中国，要举办重工业，一切物質条件是极为困难的。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才是永利的真正基础

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范旭东一向有这样的主张，所以他竭力从各方面罗致人才。我回国后，就向范旭东推荐侯德榜来厂工作。一九二〇年侯回国見范，会談之下，彼此甚为投机。侯同我說："象范这样的人，是值得我們拥护帮助的。"范同我說："我覚得侯为人很好，你荐賢应受上賞。"我說："我不要賞，我希望能充催化剂，发生化学作用，对于事业有利，就是我的成功。"

侯德榜工作极努力，"身先士卒"，埋头苦干，穿了蓝布工作服，同工人一起操作，数十年如一日。他这种深入羣众参加劳动的精神，我自愧弗如。他从实践中积累了許多經驗，曾用英文写成≪制碱工业≫一书，为世界各国碱业权威所称道，已有俄文譯本，近又用中文写成≪制碱工学≫一书(上册已出版)。

侯德榜对于碱业的最大貢献，是改善德国察安制碱法（Zahn Process），創造了侯氏制碱法。現在此法已在国内碱厂投入生产。侯氏法的主要优点：(1)提高原料盐的利用率达98%以上，同时可以直接得到氯化銨充作肥料。(2)可与合成氨工业相联系，連續制造純碱（Na_2CO_3）和氯化氨（NH_4Cl）两項成品，把两种重工业——制碱与合成氨結合起来，增加制造效能，成为联合企业。后来印度聞侯德榜名，請他为顧問。他对于印度塔塔公司的碱厂，作了很多的貢献，成績超过英国专家。他在印度所得报酬，自己不要，贈与永利，这也是旧时代人們所不多有的风度。

范旭东再三囑咐久大人員对于永利作无条件的协助，久大技师章舒元、文公信、楊子南、欧阳谷貽等，事实上都成为永利的顧問，不分彼此，同心协作，永利得到他們的帮助不少。后来李烛尘

China

正式由久大調任永利要职。

在同輩中，李年齡較长，社会經驗較深，性情长厚温和，办事持重而不急躁，厂中管理工作，得其助力最多。尤其是久大、永利两个厂的一切职工福利措施，如小学、补习班、医院、工人食堂、宿舍等，均由他苦心經营，計划設置。在三、四十年前的旧时代，且在企业經济极其困难的时候，能有这样的福利措施，是难能可貴的，虽然現在分析起来，不免有帮助資本家麻醉工人的意义。

三、四十年前的旧社会恶劣环境，对于这样伟大的事业是极其不利的，尤其是永利出貨极慢，債台高筑，四面八方受到嘲笑、謾罵、攻击、阻碍。在此危难之际，全仗李煥尘从容应付，不屈不挠，起了不少的屏障作用；在这方面，靠几个埋头苦干的书獃子是应付不了的。

机器装好，将要开工期間，我建議范旭东打破各工厂的工头制度，罗致大学結业生担任車間技术員，經大家討論之后，得到范的許可。我同京津各大学联系，先后由我亲往聘請的，有天津工学院陆献侯、吳鬻菴，苏州工业学校的章怀西、陶显均、邹孟范及北京工学院的鈡子璜、张佐湯等十人。他們初进厂时每月工資三十五元，我尽量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他們，他們吸收很快，不久即青出于蓝，成为熟練能手。后来成为慣例，专向学校要人，先后来厂的有数十人。这支队伍是在最前綫冲鋒陷陣的猛将，亦是永利基础的基础，对于碱业貢献极大。尤其值得表揚的是：他們現在都已白髮蒼蒼，到了含飴弄孙的晚年，然而絕大多数还是朝气勃勃，埋头苦干，雄心壯志，胜过当年，在不同崗位上継續为祖国的化学工业服务。

侯德榜在美时，物色到工程师李佐华(Gilmer T. Lee)。他于一九二一年来厂，外号为"石灰窯"，因为他善于改良石灰窯的原故。

China

"石灰窯"一到我国，即同我說："美国所有的碱厂，沒有一个能一开工即順利进行的，必須經过一系列的調整修改，着实要經过許多不眠之夜，才能出貨，但是我有把握，帮助你們建設好这个工厂。"这几句話后来都証实了。

"石灰窯"对于永利的貢献，有以下几点：(1)修改了石灰窯自然通风为机器鼓风，促进了燃烧过程；(2)另外設計了一个更大的石灰窯，用自动旋轉机出灰，大大提高了效能；(3)加大了吸氨塔的冷却面积，增加了一系列的室外冷却管；(4)扩大了蒸氨塔的溢流管，改塔內管为塔外管，使灰乳暢通无阻；(5)增加了預灰桶，減輕了蒸氨塔的負荷；(6)設計了旋轉化灰桶；(7)設計了旋轉烤碱炉，这是对于旧設計的一个大革命。

"石灰窯"能与工人密切接触，亲自参加生产实践，終日不断在工地巡視操作，弄得混身泥土。他常說："我是实际工作者，不是戴白領的紳士。"

"石灰窯"先后在永利服务将近二十年，亦有他一定的缺点。他主观性太強，不大能容納别人的意見。他的观察力是敏銳的，并且不断参加实践工作，所以他的建議，大部分是切实可行的；但别人亦有观察到的地方，他却不大能接受，所以最后几年合作关系搞得不太好。青年工程师們忘我地劳动，积累了許多經驗，起初都自認是他的学生，后来却青出于蓝了，但是他不能容納他們的意見，因而漸漸失去了青年的信仰。

"石灰窯"所表現的是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常有的缺点，年齡越大，主观越深，沒有宏伟的度量来吸收青年的长处，同青年合作。我們值得以"石灰窯"为鏡子，照一照自己。

China

試工过程中的困难曲折

制碱工厂整个的机器設备，是节节相連、持續不断的一个系統，分为化盐、烧灰、吸氨、碳化、烤碱、蒸氨、动力共七个主要部分，一部发生障碍，全部即失去平衡，影响生产，甚至发生事故。在試工期間，大家沒有經驗，彷彿在汪洋大海中盲目航行，时时会发生障碍。試工三、四年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曲折停頓事故，已不能完全記忆，姑举其一、二最大的例子如下：

初开工时，第一步所遭的困难是在蒸氨部門。我們用硫酸銨化成溶液，送入塔中，与石灰乳一接触，即固体化了，堵住了塔身的溢流管，整个三十米高的塔，搖摆起来，发出巨响，搖搖欲倒，当时情形十分危险。后来发现由于加料太多、太快，管道被固体的硫酸鈣堵住，致有危险，因而就慢慢減少进料量，才逐步好轉。原来这种蒸氨塔，应該用炼焦厂副产的粗氨液充原料，粗氨液中沒有硫酸根，就不会生成硫酸鈣而把塔身堵塞了。当时国內炼焦厂很少，不易买到粗氨液，所以造成这种困难。

試工时期最大的事故，是烧坏了烤碱用的干燥鍋。我們最初設計时因图省錢，采用了較簡单的干燥鍋，开工不久，鍋底烧穿，使整个工厂无法开动。后来采用了"石灰窯"的建議，由他設計一座旋轉型的干燥鍋，全部电焊，不用鉚釘。因当时国內尚不能自造，还要从美国定制运来，以至为此停工半年以上。

在試工阶段，不断发生問題。机件方面不断要添加补充，亦就是不断要同鉄工厂打交道。每一零件的鑄造修理，都要去天津想办法，費时又費錢。我建議自办一鉄工車間，置几架車、鉋、鉆孔等机器。当时經济极为困难，范有难色，經我竭力陈說，他始首肯。房

China

屋、机器一共花了七千多元，成立了机修車間，由傅冰芝主持。傅学造船，对于机械有研究，与范本是同学，志同道合，所以愿担任这样一个小車間的主任。他忠于职务，努力鉆研，又同有經驗的老工人何国祺共同奋斗，对于碱厂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件事实雄辯地說明了，大型的化工企业如果沒有自己的鉄工机修車間，是不行的。現在永利的机修車間大大地扩充了，原来的小房架还包含在大建筑中，所用老机器还在原位运轉着。

花了許多人力、物力，經过了漫长的岁月，产品終于制成了。但初次出的碱是紅色的，无法銷售，后来查出是因为鉄器受了氨及碳酸气的侵蚀，形成鉄銹所致。"石灰窯"建議加入少量的硫化鈉，使它同鉄器接触，在表面上結合一层硫化鉄的保护薄膜。这样，出的碱果然白了。原来国外采用炼焦厂的粗氨液作原料，其中本含有硫化銨，所以不会发生这个問題。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在国外不成問題的問題，到我厂就成問題了。

試工时期，技术困难已經够多了，还要加添一层經济上的困难，二者彼此交織，困难就更加严重了。加以欧战停止，碱价大跌，出貨后能否生存还是問題，要繼續招股，当然无人問津，而所用試驗費、建設費，又远远超过了預算，不得已只好向久大借款。当时久大同永利是两个公司、两个組織，借款是不大合法的。記得有一次永利需款一万元，我拿了范旭东的亲笔条，到天津久大会計处領款。会計科长周雪亭攤开帐本給我看，并同我說："久大資本只有四十万元，現在借給永利的已有二十万了，以后怎么办？"我惶恐得无地自容，相对歎歎。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后来幸而范旭东的同学金城銀行經理周作民，对范很有信仰，先后貸款数十万元，才能出貨。为了此事，周作民頗受到本行内部的責难。

China

从建厂日起，中間經过了无数的技术上和經济上的困难，断断續續的工作，一条流水作业的长龙，經过了八年的苦干，才连接起来。在庆祝成功的时候，范旭东同我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其辛劳困苦可想而知。

茲将永利抗战前純碱年产量和平均日产量列举于下，只一九二九年因罢工三十多天，产量略降，其余年份都是一直上升的。

年　份	年产量(长吨)	平均日产量(长吨)
1926	4,504	12
1927	13,404	37
1928	15,356	42
1929	14,778	40
1930	19,463	53
1931	23,442	64
1932	31,927	87
1933	33,699	92
1934	37,459	103
1935	44,192	121
1936	55 410	152
1937①	36,450	100

一九三〇年添建了烧碱車間，用本厂的石灰与純碱，制成烧碱(氢氧化鈉)，历年产量如下：

年　份	产量(长吨)
1930	2

① 因七七事变后不久工厂淪陷，仅开工几个月。

China

1931	81
1932	170
1933	1141
1934	2081
1935	3380
1936	4446
1937①	3893

在最困难的时期創办了黃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为人好学不倦，一向提倡学术研究，在永利建厂試工时期，又遇到无数的困难波折，更感覚到制碱技术高深，不可专賴外援，非自己設立規模完备的研究机关，自己鉆研創造不可。因此，他决定在久大原有試驗室的基础上加以扩大，于一九二二年創办了黃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聘孙学悟（穎川）为黃海社长，时孙在开灤煤矿服务，来黃海后收入減去一半，但他因乐于为国人服务，不愿被外商利用，不計較个人得失，所以宁愿舍去开灤的优厚待遇，同我們一起工作，这是值得欽佩的。

黃海是私人企业中設立的第一个化工研究机关，后来上海天厨味精厂吳蘊初，也办了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聘潘履洁为所长。当时人称"南吳北范"，認为他們都是有远大眼光的企业家。

当时永利尚未出貨，經济十分困难，要維持黃海，又多一份开支，人皆笑范有些傻气。范对学术研究非但有极大决心，还有坚強

---

① 因工厂沦陷，仅开工几个月。

China

的信心和豪迈的气概，一开始即說动中一切設备，必須能够供給一百位化学师研究之用。后来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范总是竭力維持黄海，始終不懈。抗战时期黄海迁往后方（四川省五通桥），发生很大的作用（关于黄海我已另撰一文）。

以私恩小惠麻醉工人

在那个时代，以范旭东为首的塘沽永（利）、久（大）团体的人員，都自命清高，自詡"热心救国救民"，努力兴办实业，抵制外货，虽在經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設施仍很重視，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补习学校等；有一部分技师还租住土房子（如欧阳谷貽等），而工人已住进砖木結构的寄宿舍。这样，我們以为算是"仁至义尽"了。有一次总統黎元洪来我厂参观，他很称贊我們的工人福利办得好，并說："工人吃的饅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我厂初开工的时候，我因操作复杂，竭力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人覚得有困难，不大贊同，經过反复辯論，最后得到了范旭东的同意。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不久，因为經济困难，改为十二小时，但不久又恢复过来，从此成为固定制度。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我相信只有永利一家，不知对不对？

厂中还开办了明星小学校，但是沒有幼儿园（当时称幼稚园）是一缺点。我因紀念故去的愛人潘瑛如，将我个人私蓄加上亲友送的奠仪，及永利送我的紅利股票二千元，充作幼儿园經費，盖了一所房屋，命名为"怀瑛堂"。

茲举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福利設施費用情况，以作参考（表見下頁）。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